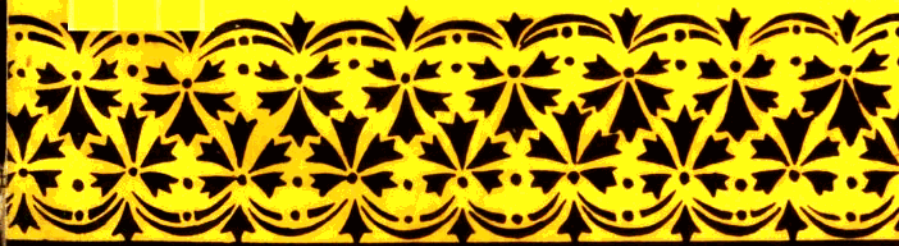


京 劇

趙翠兒

馮振東改編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劇 中 人 物

- 趙翠兒——江湖女兒。（簡稱——翠，花旦）
趙媽媽——趙翠兒母。（簡稱——媽，彩旦）
舒德溥——落第秀才。（簡稱——舒，老生）
舒大娘——舒德溥妻。（簡稱——娘，老旦）
舒 芬——舒德溥子。（簡稱——芬，小生）
王饅頭——办案衙役。（簡稱——王，搽臉花面）
四衙役——副使衙役。
禁 卒——刑廳禁卒。（簡稱——禁，老三花臉）
胡世寧——江西副使。（簡稱——胡，老生）
班 頭——刑廳班頭。（簡稱——班，小花臉）
麻逢之——寧王府長史。（簡稱——麻，白臉）
麻 容——麻府管家。（簡稱——容，小花臉）
麻斐英——麻逢之女。（簡稱——英，青衣）
騷胡子——麻府僕人。（簡稱——子，駝背三花臉）
二家將——麻府家將。

場 序

第一場	拜年
第二場	謀房
第三場	誣陷
第四場	捕拿
第五場	恩放
第六場	自首
第七場	付審
第八場	封房
第九場	求救
第十場	盜牌
第十一場	賺救
第十二場	殺逃

第一場 拜 年

時間 明代某年歲朝。

地點 甲·南昌某河邊；乙·舒德溥家。

人物 趙媽媽，趙翠兒，舒大娘。

媽：（幕內念）

家傳手藝混吃穿，

（上唱南鑼）

點翠穿珠好手段。

（接念數板）

虽然是撇頭露面到處串，

也落個穿州過府游各縣。

憑你是相府侯門大公館，

直出直進無人攔。

娘兒倆，不得閑，

白天做生意，夜晚宿江船。

今天是大年初一頭一天，

家家戶戶過新年，

我娘兒倆為賺錢，

沒有節來沒有年。

（接唱南鑼）

過年還去穿珠冠。

（向幕內白）我說翠兒呀！背了包袱，快到岸上來呀！

翠：（幕內白）來啦！來啦！

（上念）撇頭露面街坊串，

由人使喚由人玩。

媽：翠兒！天兒不早啦，咱們到麻府打点生意去吧。

翠：媽呀！这个生意咱們不做了吧？今个是大年初一，这个消停年都不得过。

媽：傻孩子！不做这个生意咱們吃什么？

翠：今兒个歇一天，給鄰居拜个年，明兒个再去吧。

媽：那哪兒成啊！麻長史赶制的那頂万寿珠冠，是給寧王千歲慶寿用的。咱們头年跟人家定下原約，正月初一动手，正月二十交活。誤了麻長史的活，那还了得！再則說，咱不是連定銀都支來啦嗎？

翠：就是明兒个动手，也准保誤不了他的活。

媽：得啦！媽的好姑娘！媽知道你心灵手巧，做活又快又好。可是咱們为了做活賺錢，一个年过不过的算什么。好孩子，去吧！

翠：說什麼今兒个我得歇一天过过年，要去你自己去吧！

媽：你这孩子！这分活兒又精細又吃緊，媽老眼昏花地能做得了么！你这不是成心難為媽么？

翠：（不动不語）

媽：咳！真是女兒大啦不由娘！当媽的还得看你的臉子！这要是你爸爸活着，今兒个非打你一頓不可！

翠：哼！我爸爸才不打我呢！数他疼我。每天还教我練武藝。我爸爸要是不死啊，我的武藝該学成啦。

媽：你爸爸要是活着，还說什麼！闖蕩江湖有能耐，一家不愁吃穿，哪用着咱娘倆拋头露面，东走西奔的。咳！你爸爸若不是那个倔脾气好打抱不平，打伤人命，何致于受官府那一刀之苦！……（欲哭）

翠：媽呀！大初一的，別嘮叨這些傷心事兒！

媽：我還不如跟你爸爸一路死了好呢！

翠：過年不許說喪話，得說吉祥話，我去不就結了麼？

媽：好！說吉利話，辦吉利事兒。走，咱們打點生意賺錢去。

翠：咳！媽呀！咱們順便先給舒大娘拜個年再去吧。

媽：天不早啦，下工回來再去拜個晚年吧。

翠：那還行啦！咱們娘倆自從來到南昌做生意，這只小船就扎在舒大娘庄房旁邊兒，天天麻煩人家照看。再一說，那舒大娘疼我如同疼親生女兒一樣……

媽：（故意地）她疼你，可沒疼我呢。

翠：哎呀！媽呀！你老人家去年鬧的那場傷寒病，要不是舒大娘能好嗎？你把死而復生的恩情，全都忘啦！（生氣地）你真沒良心！

媽：（笑介）瞧你那股倔脾氣又上來了，媽也沒說誰不去呀。媽跟你說句笑話，你就生真氣。噢……我明白啦！

翠：明白什麼啦？

媽：你要到舒大娘家拜年，八成不是冲着舒大娘吧。

翠：你說冲着誰？

媽：……八成是冲着誰吧？

翠：誰？誰？誰？自己的親生女兒，你怎么好意思說出口來？

媽：好啦！好啦！天不早啦，咱們去吧。

翠：走哇！

（唱西皮散板）

离岸不过咫尺远，

(圓場到舒家門前)

舒家大門在眼前。

(白) 到啦。舒大娘! 開門哪!

(舒大娘由內出)

娘: (念) 全年束修助人難,

落得苦菜度年關。(開門)

(白) 噢! 原來是趙媽媽和翠兒。快快請進。(全入內)

翠: 舒大娘, 我們娘倆一年到头總麻煩您, 過年啦, 我給您磕一個頭吧!

(跪拜)

娘: 生受你了。快快請坐! (同坐)

媽: 唉! 怎麼舒先生和小公子都沒在家啊?

娘: 今日元旦, 同到學宮拜聖去了。

翠: 還是讀書人好, 過年拜聖人; 不象我媽, 只知道給財神爺磕頭。

媽: 你這孩子! 誰家不給財神爺磕頭啊? (眾笑)

翠: 舒大娘, 伯父去年在湖廣教書, 賺了多少學錢? 過年充裕吧?

娘: 咳! 休要提起。我家官人在湖廣教讀一年, 賺得束修原有三十兩銀子。只為中途路上偶遇一雙夫妻為債主所逼, 眼見夫妻拆散。我家官人只為成全人家夫妻, 將三十兩銀子, 早已傾囊相助了他們。自己落得徒步而歸, 直到除夕才至家門。

翠: 伯父為救人之難, 將一年學錢全都傾囊相助, 真是難得! 只是你們這個年可怎麼過的呀?

娘: 不瞞翠兒說, 昨日傍晚, 現到寧陵近處, 挖了些苦菜,

撿些枯枝，胡乱煮食，才挨到如今。

翠：媽！（扯媽到一边）你听他們說得多可憐哪！舒先生既能慷慨救人，情願自己受苦，咱們就該周濟他們才对。

媽：好，你回去背半斗米來吧。

翠：真小气！年前不是从麻府支來三兩銀子么？全送給他們吧！

媽：哎喲！那是銀子不是土塊，張口就是三兩！

翠：咱們今兒个再去支啊！

媽：噢……我又明白啦，八成这又是冲着他吧？

翠：什么你啦他啦，快拿出來！

媽：好吧，銀子是你掙的，你作主。

（掏銀子給翠兒）

翠：（向舒大娘）舒大娘过年这么艰难困苦，您也不肯言語，这是从麻府支來的三兩定銀，您收下吧！

娘：慢來，虽承厚意，只是你母女來錢不易，怎好領受！

媽：这是一点敬意，您一定得收下。

娘：如此，只得愧領了。（收銀）

媽：翠兒呀！辭別大娘，往麻府上工去吧！

娘：今日是个歲朝，你母女都不得安閑哪？

媽：您不知道。年前定下了麻長史一分急活，正月二十就得完工，故此今天就得去動手。

娘：噢！原來如此。生意事体論來不好阻擋，不过我家官人常說，麻長史是个奸險之輩，媽媽和翠兒在他家走動，須要多加小心。

翠：大娘，你放心吧。咱們这是公道生涯，碍不着他什么。麻長史虽然为人不好，他家小姐名叫斐英，却十分賢

惠，我常給她做活，還和她很要好呢。

娘：噢！麻長史倒生了個好女兒；如此倒是老身多口了。

媽：哪兒的話，翠兒和你的親生骨肉一樣，理應教訓！理應教訓！我說翠兒，咱們走吧。

翠：就此告辭啦。

（唱西皮散板）

河下小船多照看，

娘：（白）這又何妨。

（接唱）

多謝你母女好心田，

自愧無茶多待慢！

媽翠：（同白）別客氣。您回去吧。

（同趙媽媽出門，舒大娘隨送下）

娘：（接唱）

這真是雪中送炭解難關！

這般仗義恩非淺，

感得老身淚漣漣。（下）

第 二 場 謀 房

時間 距前場半月後。

地點 甲、麻府客堂；乙、舒德溥家。

人物 麻達之，麻容，舒德溥，舒大娘，舒芬。

麻：（上唱西皮元板）

寧王爺他待我十分寵信，

凡有諫無不是言聽計從。

蒙提拔升長史恩情實重，
必須要勤孝敬多加奉承。

（轉流水）

近日里忙制作珠冠一頂，
準備着與千歲慶賀壽辰；
又為他常過府游覽巡幸，
在東庄再造座翡翠園亭。

（入座麻容由外上）

容：（念）籌劃園亭事，

稟報老爺知。——參見老爺。

麻：麻容，命你籌劃修造翡翠園之事，可曾齊備？

容：小人剛從東庄回來。我瞧那塊兒地勢，還真好！靠山近水，風景幽美，再造起一座園亭，真如同仙境一般。只是地基的東南一角兒，碍着舒秀才的住房；恐怕這翡翠園可就難成方園啦！

麻：唉！千歲巡幸游覽之聖地，不能方園成何體統？

容：老爺，您既然打算讓翡翠園成為方園，這也不難，小人聽說舒家境遇貧寒，衣食不周，只要咱們給他幾個錢，那幾間破房子，他哪能不雙手奉上哪！

麻：無論如何，一定要使翡翠園成其方園！快去操辦，不得有誤！（下）

容：遵命。（下，幕落）

（幕起舒家。舒德溥上）

舒：（念引子）

甘憔悴，惜寒酸，
桃符不換戶常關。（入座）

(念詩)

空有詩文与書卷，
難解飢餓難耐寒，
不幸教讀又失館，
艱難茹苦誰見憐？

(麻容上)

容：舒先生在家么？

(舒德溥開門，麻容入內)

舒：足下可是麻府尊管？

容：不錯，是我啊。

舒：尊管請坐。

容：既蒙先生賜坐，我就不客气啦。

舒：尊管到此何事？

容：在下此來非為別事，只為我家長史老爺要在東庄起造一座翡翠園；地基已定，只是尊居住房碍着一角兒。若是別人的，只要說一聲，不怕他不雙手奉上；既是舒先生的，不好造次。我家老爺意欲奉價收買，煩先生另覓新居，您看如何？

舒：唉！這是哪里說起。蝸居數椽，雖則所值無幾，只是祖父遺產，後輩怎敢變賣！

容：哪家房子不是祖宗遺傳的？今日得價變賣，有何不可？

舒：使不得。就是家徒四壁，一貧如洗，也不敢輕拋祖業！

容：俗語說得好：舊的不去，新的不來。這沒關係！

舒：万万使不得！

容：我說舒先生，您這房子正碍着園亭的東南一角兒；您若

是不讓此地，我家老爺的翡翠園可就難成方園啦！我看您還是答應了吧！

舒：（不耐煩地）祖先遺產，寧死不敢變賣！

容：舒先生！我家老爺派我前來，奉價求買，這可是以禮相求，不為唐突；您要決意不允，倘致觸怒長史老爺，可反為不便哪！

舒：（冷笑）從來買賣交易要憑兩下情願；如若不允就觸怒起來？真是好生無理！

容：舒先生，難道你不知道我家老爺甚得寧王千歲的寵信！凡有作為，無不找我家老爺籌劃，可算得言听計從。就是起造這座翡翠園，也非是我家老爺私意，為的是給寧王千歲游覽行樂之用的。……

舒：尊管豈不聞：王侯不占世居，他人之物不可妄取？

容：舒先生你若是執意不肯出讓，就算你不怕我家老爺，難道說連寧王千歲也不怕了么！

舒：我舒德溥安分守己，王章無犯；我也不敢仗勢欺人，我怕他何來！

容：常言說：識時務者為俊傑！舒先生，您可別拿着雞蛋往石頭上撞啊？禍到臨頭後悔遲！

舒：（生氣）你待怎講？

容：我勸你，別牽着不走，打着走！

舒：噉！狗奴才！這等放肆！

容：我這是一片好話，怎么罵起來啦？你真是個不識抬舉的老混蛋！

（舒大娘、舒芬暗上）

舒：（氣極）你这狗奴才，气死我了……此处不是你站脚的所

在，还不快快滾了出去！

（舒芬推出麻容。）

容：好个胆大的窮酸！咱們騎驢看唱本，走着瞧！（下）

娘：哎呀！官人今日得罪于他，豈能善罢甘休？

舒：我們詩禮傳家，知法不犯，任憑于他！

芬：爹爹，且息急怒，莫要气伤了身体。

舒：咳……

（舒芬扶舒德溥下）

第 三 場 誣 陷

時間 接前場。

地点 麻府客堂。

人物 麻逢之、麻斐英、麻容。

麻：（唱西皮散板）

寵借寧王職長史，

理当效勞費心机。（入坐）

（白）來！傳話閨房，請小姐前來！

（內声：有請小姐。麻斐英內应声：來了。上）

英：（念）深閨閑居住，

終朝讀詩書。

（入內）爹爹万福？

麻：罢了，我兒坐下。

英：兒謝坐。

麻：兒呀！与千歲監造万寿珠冠之事，怎么样了？

英：且喜那匠人趙翠兒心灵手巧，眼看快要做成了。

麻：兒呀！寧王千歲壽辰臨近，千萬莫要誤了日期！

英：是。

（麻容急上）

容：參見老爺。

麻：舒秀才騰房之事，怎么样了？

容：老爺別提啦！誰想那舒秀才不但不答應，反說老爺您用計謀占，把小人給罵回來啦！

麻：他怎敢罵你？

容：不但罵啦小人，還罵老爺您，依仗寧王勢力，奸佞不仁，壟占民產；欺辱斯文。連老爺您都罵啦，何況小人我哪？

麻：唉！我用价求買，并非白占；何言用計謀占？

容：是呀！小人也是這麼說啊！我跟他好話說啦三千六，說什麼也不肯答應！老爺，我看您這翡翠園勢必難成方園啦！

麻：哼！哼！一個小小窮酸寒儒，竟敢如此張狂，令人可惱！

（唱西皮散板）

狂生作事真可氣，
竟敢以卵將石击！
恨不得置尔于死地，
也好越界造園居！

容：（白）老爺要置他于死地，這有何難；小人有一計獻上。

麻：何計？快講？

容：小人在三十晚上，從寧王陵經過，曾看見舒秀才的妻子在王陵旁邊挖掘苦菜，撿取枯枝；只要老爺告他個盜掘

王陵、砍伐樹木之罪，小人我作个見証，豈不是定他个立斬的罪名？那时候家產入官，老爺您这翡翠園不就称心如意地修成了么？

麻：好計！好計！待老夫一面奏明王爺知道，一面行文副使衙門、依計而行。你且退下。

容：是。（下）

麻：待我立即草寫密書便了！

（唱西皮散板）

虽然罪狀太虛假，

草民犯官就該殺！

急忙提筆寫密札，（欲寫）

英：爹爹！且慢！

（接唱）

女兒有話訴根芽。

麻：我兒为何攔阻？

英：爹爹那舒秀才既然執意不肯出讓房產，我想另选地基就是了；虽然他一时唐突，出言冒犯，断断不可將他处死！

麻：唉！难道为了他几間破房屋，我那翡翠園就不修造了么？

英：爹爹呀！

（唱西皮二六）

自古物各有其主，

交易不成莫强圖。

望求爹爹且息怒，

为人做事莫狠毒！

麻：（白）此言差矣！

(唱西皮快板)

千古江山非一主，

我乃以价買房屋。

况他盜陵伐塚樹，

若不处罪法令無。

王章不把罪惡恕，

非是为父心狠毒？

英：（白）那舒家父子啊！

（唱西皮快板）

舒家父子是寒儒，

明理知法皆讀書，

衣食不周甚艰苦，

只有几間破房屋；

你若將他置死处，

众人輿論难消除；

天理昭彰不容恕，

暗室虧心天鑒諸！

麻：（白）大胆！为父官居長史之職，何用你女流之見，教訓于我？在嚴父面前竟敢如此放肆，真乃少教！

英：爹爹……

麻：为父之事，不要你多口！快快回房去吧！

英：罢！

（念）百般劝諫終無效，

徒勞無功心焦躁。（下）

麻：（念）事在騎虎难下，不得不下毒手！

待我明日面奏王爺，着刑廳拿獲舒家父子，从重

究審，處他立斬罪名，家產封閉入官；我那翡翠園也就成其方園了啊！（寫信）

（唱西皮散板）

可怪狂生執不通，
由知情理兩難容，
一紙讒書如羅網，
管取寒儒入我籠。（下）

第 四 場 拿 捕

時間 前場翌日晨。

地點 甲、刑廳班房，乙、麻府門房。

人物 班頭，王饅頭、趙翠兒，騷胡子、麻容。

（班頭持硃單上）

班：（念）一紙如星火，

官差不自由。

今有后堂發下一紙公文，命人拿捕舒秀才父子到衙受審。

（向內）我說王頭兒，快來啊！差使來啦！

（王饅頭上）

王：（念）歪戴頭巾領攤開，雨落天晴一草鞋，

只恨旧行難更改，終日醞醞解愁懷。

——班頭老爺，什麼差使？

班：后堂發下一張硃單，命你將舒秀才父子立刻拿捕，提解副使衙門受審，不得遲誤。如違，四十板子！

（遞單給王）

王：舒秀才住在什麼地方啊？